四庫全書

史部

雍録卷五

宋 程大昌 撰

漢唐用兵攻取守避要地圖

南鄭
梁州
興元
漢中
南
洋州
金州
均州
出武關
成都
武都
大散關
寶雞
褒斜
棧道
終南山
驪山
蕢山
嶢關
藍田
子午谷
長安
駱谷關
商州
函谷
潼關
陜
華山
戲水
霸上
鴻門
枳道
五丈原
鳳翔
隴坻
西
雍王廢丘
咸陽
渭橋
東渭橋
東
大河
岐周
奉天
馬嵬
涇州
望夷宮
櫟陽
塞王
臨晉
回中
延州
高奴
翟王
麟州
勝州
雲中
太原
蕭關
原州
西北出靈武
慶州
夏州
靈武
北

說

兵家攻取守避必見其著迹之為何地然後事情可曉故馬援聚米而光武曰虜在目中者實狀審於空言也漢惟高帝入關入漢中已而出定三秦凡其往來所經則當紀録而宅君定居其所有不必言獨唐世變故最多自太宗時突厥已造渭北而其後諸帝率多因事他出不與漢世定據一地者同矣自馬遷史體既分則紀傳異處而事之首尾因亦散出故予於事之大者率皆

會粹歸一使之易曉矣尚念徒語難喻於是率其地望方所聚為一圖使其出入趨避之因指掌可推而事情易白也

漢高帝入關

秦三年沛公至南陽宛縣降八月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之南關也在南陽析縣西百七十里北攻嶢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也嶢關未下踰蕢山大破之遂至藍田長安志曰藍田關即嶢關也在縣東南九十里蕢山縣在東南二十五里也踰蕢山者繞出嶢關之西也漢

元年十月至霸上霸水之上也亦曰霸頭秦王子嬰出枳道旁降枳在長安東十三里遂西入咸陽咸陽斜在長安西北聞章邯降項羽羽既名邯為雍王沛公知邯必據關中乃閉守函谷關不納諸侯軍關在洪農縣至唐時在河南穀城縣即新安縣也項羽聞關門閉使黥布攻破之遂至戲下戲水在昭應縣東北三十里即新豐縣也沛公自詣鴻門謝羽羽怒解在新豐東十七里戲水北引兵屠咸陽春正月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四十一縣都南鄭南鄭梁州之縣也在長安西南羽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槐里司馬欣

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在延州）四月漢王入蝕中（蝕音力）至南鄭（漢中也）蝕中之名地書皆不載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皆礙南山不可直達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惟子午關子午關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有駱谷關（漢魏之世止有駱谷道曹爽伐蜀入駱谷道不可行至高祖始開駱谷道以通梁州）關之又西則褒斜也此之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也若大散關則在漢中西南不與咸陽對出非其地矣其年五月漢王引兵出襲雍則自褒斜北出也蓋雍縣之陳倉也

漢兵既出邯走廢丘遂定雍地（止是雍縣一縣）東如咸陽圍廢丘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擊魏豹（唐同州朝邑縣）魏王降已而復叛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潛襲安邑遂虜豹（臨晉朝城縣）

唐高祖入關

帝為晉陽留守定計入關以隋恭帝義寧元年七月發晉陽至西河宋老生在霍邑屈突通在河東皆發兵拒守宋老生既敗高祖遂留兵圍河東八月引而西濟河

至朝邑舍長春宮詳見長春宮下命劉文静守潼關秦王徇渭北庚午帝自臨晉渡渭復還長春宮秦王頓于阿城帝命建成自新豐趨長安宫秦王進屯長安故城十一月圍長安其大興城守如故進攻大興城下之遂迎代王即位帝自長樂宫入長安凡此之言長安者槩言關中京兆府地也至言漢城則曰長安故城所以别乎隋之大興城也明年受代王禪改元武德

中宗反正

神龍元年武后病甚在迎仙宮張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桓彦範敬暉袁恕已謀誅之與右羽林衛大將李多祚定謀仍用彦範敬暉李湛為左右羽林將軍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迎太子於東宮東宮在太極宮城內其大明宮及太極宮之北皆有玄武門下文載太子入至太后寢所即從大明北門入也太子疑不出王同皎曰今北門南牙北門南牙詳見後同心以誅凶孺復李氏願殿下蹔至玄武門太子乃至玄武門斬關入迎仙宮斬易之昌宗於廡下桓彦範等進至太后

所寢長生殿請傳位太子明日東宫復位后徙上陽宫

中宗反正

玄宗平内難

景雲元年韋后弑中宗自臨朝攝政立温王重茂為帝后懲武氏為禁兵所剿於是名諸府兵之在關中者五萬人屯京城使諸韋分領之以防變也初中宗循用太宗飛騎法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目為萬騎臨淄王隆基皆結其豪傑諸韋不能覺也鍾紹京者為禁苑總監

官守切近宫禁而其所轄工役有刀斧器械可用遂與劉幽求謀誅韋氏仍以其意諷諭萬騎衆皆踴躍請効死睿宗時為相王初不預知也隆基與幽求等微服入禁中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向二鼓葛福順直入羽林營斬韋璿等以諭其意士皆欣然聽命臨淄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羽林在大明宫北夾宫為營其曰出苑南門者出禁苑之南門對内苑北門而入也福順將左萬騎攻元徳門李仙凫將右萬騎攻白虎門左萬騎者北禁軍之營于大明宫東者也右萬騎者北禁軍營在大明之西者也約至凌煙閣

前大譟（凌煙閣在太極宮）福順等即斬關入臨淄王乃勒兵玄武門外（玄武門內苑之北門也）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工匠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前（諸衛即十六衛營在朱雀門內者）擁衛梓宮者聞譟皆被甲應之韋后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后首或曰后入飛龍廐為廐士所斬獻臨淄王捕索諸韋盡斬之至曉皆定乃白相王相王入分騎收捕諸韋皆斬之少帝遜位睿宗立案玄宗此舉全取五王誅二張事而益加詳處初時北軍羽林固已與之協力及其入

宮以兵諜爲驗而前殿諸衛遂皆應之則南牙北司皆有先約故雖諸韋分總兵柄亦無能有所拒抗及事已成盡誅諸韋史氏謂諸韋在杜曲者濫死非一此不知玄宗本意也葢懼一韋脱逸它日或爲三思也

明皇幸蜀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禄山反十二月陷東都至德元載六月潼關失守上與貴妃皇子等以乙未黎明出延秋門過便橋至咸陽望賢宮長安志云宮在咸陽縣東數里丙申至馬

嵬驛（在興平縣縣在府西百餘里）禁軍殺楊國忠於是楊妃縊於驛丁酉上將發馬嵬將士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父老遮道請留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知上不留願帥子弟從太子東破賊取長安太子不可跋馬欲西建寧王倓曰殿下若入蜀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太子乃使俶白上上曰天也（俶代宗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壬寅至

散關丙午至河池甲子至普安是日肅宗即位靈武尊
玄宗曰上皇天帝改元至德庚子上至巴西庚辰至成
都二載正月李猪兒殺禄山十月郭子儀逐張通儒遂
入陜州安慶緒盜據洛陽聞敗夜走趨河北時肅宗巳
自靈武回至鳳翔遣韋見素入蜀迎上皇丁夘肅宗入
西京十一月上皇至鳳翔十二月至咸陽上備法駕迎
於望賢宮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即日幸興慶
宮遂居之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至德三

載正月上皇御宣政殿加上尊號已上通鑑二月上於興慶殿上上皇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改至德三載為乾元元年皇帝每問安寢門聖皇亦時至大明宫問皇帝七月李輔國稱皇帝命遷聖皇于大内之甘露殿初興慶宫南有長慶樓俯臨市衢聖皇時御此樓置酒眺望輔國疑有變遂白上曰聖皇所居近市與外人交通請移入居大内帝不應輔國乃傳帝語迎聖皇至睿武門赴甘露殿宫人皆不得從更選東内宫人嘗給使者

趨西宫以備洒掃元年聖皇崩于神龍殿

案𤣥宗幸蜀自苑西門出在唐為苑之延秋門在漢為都城直門也既出即由便橋度渭自咸陽望馬嵬而西由武功入大散關河池劒關以達成都其返也路亦如之故肅宗迎𤣥宗於望賢宫者度渭而至咸陽也明日上皇始入國門既入即御含元殿者東内也其日即幸興慶宫遂居焉則南内也肅宗欲問起居則由夾城過興慶𤣥宗亦時一至大明宫也至乾

元元年李輔國矯遷帝入西内居甘露殿則在西内之東南矣崩于神龍殿亦西内也

肅宗往返靈武

至德元載玄宗棄長安將趨蜀肅宗以太子從至馬嵬玄宗留太子在後宣慰百姓未至馬嵬前事在玄宗入出蜀下太子不從入蜀即自奉天而上次永壽邠州東南新平郡邠州安定涇州庚子至彭原寧州辛丑至平凉原州大閱監牧得馬數萬匹至此所適尚未堅定朔方留後杜鴻漸等勸上之朔方

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之地且回紇請和吐蕃内附可用也上深然之遂東趨靈武七月辛丑至靈武甲子於靈武南樓即位發使入蜀奏知七月尊玄宗為上皇天帝改元至德當靈武即位之日是為丙寅其日上皇方幸普安已而郭子儀李光弼大破賊於常山八月二臣皆趨靈武其月上皇至蜀郡九月上南幸彭原彭原即寧州自靈武回向南行與回紇和親十月至彭原房琯請兵討賊庚子敗於陳濤斜陳濤者隷屬咸陽縣也二年正月安

祿山爲子慶緒所殺甲辰即偽帝位二月駕幸鳳翔五月郭子儀與賊戰於西京清渠王師敗績子儀退守武功七月回紇領兵四千餘衆助討賊九月丁亥元帥廣平王俶代宗也領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之衆十五萬收西京戰香積寺北寺西拒澧水東臨大川大川即交水也交水即樊杜諸水所會也賊軍大潰賊偽西京留守張通儒走陝郡癸卯廣平王入長安十月車駕還京子儀東逐張通儒通儒走洛慶緒聞之其夜遂奔河北戊戌官軍入東京癸

亥上自鳳翔行至咸陽望賢宮東都報捷至丁卯自開遠門入居大明宮又三日上皇發離蜀郡十二月上皇至自蜀

案安禄山以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反明年七月肅宗即位靈武改其年為至徳元載二載正月禄山為慶緒所殺九月廣平王收西京自失守以至剋復凡跨涉十五月可謂速矣其趨靈武也自邠原以達靈武返亦如之當西京未復留鳳翔者凡十閲月

代宗幸陜還京

廣德元年秋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入大震關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冬十月進寇奉天武功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出咸陽以禦之雍王德宗也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丙子上跳丁丑至華州戊寅吐蕃入長安立邠王孫承宏為帝辛巳上至陜時子儀在南山已罷兵柄募兵才得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向藍田南出至武關收六軍散卒諸將聞之

皆大喜願附比至商州得兵四千人軍勢稍振奏乞回
兵出藍田上許之百姓紿賊曰郭令公自商州來兵不
知多少吐蕃大駭庚寅悉遁去壬寅子儀自滻水入城
十二月丁亥駕發陝州甲午至長安
德宗幸奉天入出漢中
建中四年八月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九月發涇原
兵救之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至京師既
無賞賜又糲食菜餤丁未發至滻水兵變遂西趣京城

擁令言與俱還上命賜帛人二疋賊已至通化門大興城東面之門在夾城之南其又出金帛賜之賊已入城又遣姜公輔慰諭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北去丹鳳門止兩坊倉卒召禁衛無一人至賊遂斬關而入上自苑北門出竇文場霍仙鳴率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太子執兵以殿姜公輔曰朱泚嘗為涇帥令廢處京師恐亂兵奉以為主不如殺之上不暇用夜至咸陽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陸贄追及上於咸陽賊入大明宮登含元殿趣府庫運金帛姚令

言迎朱泚夜入含元殿戊申徙居白華殿晟後收長安亦自白華門入諸家不載何地以晟兵所屆言之當在大明東苑之東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絡繹不絶上思桑道茂之言幸奉天縣在府西北一百六十里己酉渾瑊至奉天泚使韓旻將兵三千聲言迎駕實欲襲之段秀實時在泚所倒用司農印印符追旻還泚議稱帝秀實奪源休象笏擊泚中額衆殺秀實泚入宣政殿稱大秦皇帝上遣告難諸鎮李懷光帥衆赴長安泚自將逼奉天上命韓遊瓌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

中路遇泚遂回衛奉天官軍戰不利泚爭門欲入渾瑊曳草車塞門賊乃退泚營於城東為衝梯日來攻城幽州兵救襄城者多歸於泚汝鄭應援使劉徳信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十萬斛癸亥進屯東渭橋泚夜攻奉天渾瑊力戰却之四年十一月丙子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静畢見攻圍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李晟自蒲津濟而軍於東渭橋尚可孤亦自武關入敗泚將於藍田駱元光守潼關賊由是不能東出馬燧遣其子彚入援

屯中渭橋由是泚黨所據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即苑東望春宮也泚内以長安為憂乃急攻奉天造雲梯攻城渾瑊度其所傃鑿地道俟之雲梯至城已有登城者梯輾地道陷城上人乘風投火炬攻具皆為灰燼入夜泚復来攻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蠟表至城中歡聲如雷癸巳懷光敗泚兵於醴泉泚懼遁歸長安衆以為懷光三日不至城陷矣詔懷光引軍屯渭橋取長安懷光遠来不見天子遂頓兵不行罪狀盧杞

上不得已貶杞新州司馬興元元年正月李希烈即帝位號大楚上於行宫置瓊林大盈庫玄宗幸蜀時細民焚大盈庫崔光遠救滅得不盡火則此庫久已有之至此復置非𠡠也用陸贄諫去其牓吐蕃請出兵助唐討賊二月李晟謀取長安斬劉德信并其軍軍勢益振劉德信軍時與晟同在東渭橋故晟并其軍懐光既脅迫朝廷數盧杞罪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乃奏請與晟合軍晟與懐光會於咸陽仍自結陣歸東渭橋懐光反狀已明辛酉晟奏請急爲備且蜀漢之路不可壅以

趙光銑等爲洋劒三州刺史懐光潛與泚通謀行在人皆知之即申嚴門禁從官亦密裝以待西幸上將幸梁州嚴震以兵迎衛渾瑊賛其行丁卯上出城西懐光使其將孟保惠等三人趣南山邀車駕三將以追不及還報由是從行者得入駱谷駱谷詳見地名駱谷關下東渭橋有粟十萬斛給李懐光幾盡李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無資糧救援徒以忠義感軍士故衆雖單弱而鋭氣不衰是時韓遊瓌屯邠寧戴休顔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

狝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軍聲益大振懷光以其下多叛懼李晟襲之走河中庚申駕至成固興元府屬縣壬辰至梁州糧用窘上欲幸成都嚴震說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會李晟表至亦言駐漢中可繫民心若幸岷峩則失望上乃止上欲以渾瑊代李楚琳陸贄曰勤王之師在畿內若急速宣名從商嶺商山也則迂且遥若由駱谷又為盜所扼僅通王命惟在褒斜褒斜達鳳翔縣為近便是時楚

琳方殺張鎰於鳳翔故德宗欲代去之若有阻隔則南北將遂迴絶上悟善待楚琳庚戌渾瑊帥諸軍出斜谷拔武功以吐蕃擊泚將韓旻大破之瑊遂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五月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至通化門耀武而還賊不敢出與諸將議所向晟曰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乃牒瑊等悉集城下乙未晟自東渭橋移軍光泰門呂圖光泰門者京城東門大明宮東苑之東賊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

皆敗之李演等乘勝入光泰門會夜斂兵還丁酉復出兵屢捷駱元光敗泚衆於滻西戊戌屯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王佖直抵苑墻官軍拔柵而入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凡十餘戰至白華門呼曰相公来賊皆驚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秋毫無犯逺坊有經宿方知官軍入城者分兵邀泚已亥晟使孟涉屯白華門可孤屯望仙門門在丹鳳門次東一門駱元光屯章敬寺寺在東城之外晟以三千人

屯安國寺寺在大明宮東南以鎮京城癸卯晟遣露布入漢中泚將奔吐蕃至彭原韓旻斬之詣涇州降改梁州為興元府戊午駕發漢中七月至鳳翔壬午至長安晟謁見上於三橋

案朱泚之亂德宗以建中四年十月如奉天至興元元年二月丁卯如梁州後改為興元府二月壬辰次梁州五月戊戌復京城六月甲辰朱泚伏誅七月壬午上至自興元自出幸至還京首尾凡十閱月也方涇原兵

之初變也回自滻水入通化門即自城東而入也賊自東来故上自苑北以出西度便橋徑咸陽以達奉天已而朱泚来攻奉天危甚賴李懷光力戰泚乃退屯長安已而懷光有異圖與泚通謀李晟渾瑊皆贊上移蹕漢中自鄠縣入駱谷而西渾瑊從蹔上已至漢中瑊乃自褒斜出收鳳翔屯鳳天與晟相應以逼長安晟初至東渭橋已而上咸陽又自咸陽下移東渭橋晟得尚可孤駱元光軍援遂自東渭橋西上由光泰門入兵苑中賊大潰

七月上至自興元

僖宗幸蜀

乾符四年宛句賊黄巢反廣明元年十二月陷潼關上由咸陽幸鳳翔巢陷京師上次興元中和元年正月如成都四月赦李克用使討黄巢二年巢將朱温以同州降克用以三月四月連敗巢軍復京師巢與秦宗權寇陳州四年七月巢伏誅光啟元年三月上至自成都

山

梁山

梁山之在雍州其見於詩書者凡兩出禹貢治梁及岐此梁即在同州韓城縣西北韓奕之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者是也太王去邠踰梁山即在奉天縣西非禹貢之梁矣韓城之梁詩語明以歸禹則自無可辨而奉天之梁知為去邠所踰之山者唐地理可攷也太王去豳豳即邠州也奉天在邠南一百三十里岐山又在奉天之西百餘里則自邠而南之梁山自梁山循渭西上

以至岐下與率西水滸之言應故知此山當為周詩之梁而不為禹貢之梁也春秋時梁山崩壅河三日水不流晉侯以傳問伯宗此則同州之梁也山能壅河使之不流故禹之既載壺口而急來治梁者此之梁山如或壅河即冀都水必皆逆行泛溢也同州自在奉天東北奉天梁山之距同州治五百里諸家多混合以言誤矣秦皇作梁山宮亡日登之望見丞相車騎者是奉天梁山也唐乾陵在其地故縣名奉天

南山一

敦物 垂山

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之一山也既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敦物也敦物也者即東方朔傳所記謂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而百王可以取給萬民可以仰足者也秦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條梅其物也兼有此者明其富也舉一以見餘也毛氏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中南即終

南也關中記曰中南言居天之中都之南也鄭箋曰問何有者意以爲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是自堯禹以至周漢皆言終南之饒物産也不當别有一山自名敦物也武功縣有太一山垂山漢志引古文而曰太壹者終南也垂山者敦物也信如此言則是敦物終南各爲一山也不知其何所本而云然也

南山二 中南 太一 太白

太一之名先秦無之至漢武帝始用方士言尊太一以

配天帝而世人始知天神嘗有太一也則凡言太一者皆當在武帝之後也水經之於武功終南則引杜預為據而曰此山一名中南中南即終南已見上文亦名太白也其曰終南則無間乎武功之與萬年此山皆在矣至云太白則實隷武功東距萬年葢不啻三百里也為其冬夏積雪望之皓然故名以太白也古圖志無言太白即為太一者也長安志萬年縣炭谷即有太一祠焉始可命為太一而非武功之太白矣則古文謂武功之終南即為

太一是殆誤認武功之終南而世人莫或正之焉耳張衡西京賦曰終南太一隆崛崔崒潘岳西征賦曰九嵕巀嶭太一巃嵸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故李吉甫曰終南太一非一山而五經要義亦以為然也關中記曰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山之別號此其說是也若武功亦有太一之祠則雖別稱太一亦自無害也第不可蓋没終南而別出一名耳

南山三 于闐 南山

記又曰終南太一左右三十里内名福地三秦記曰太一在驪山西去長安二百里一名地肺山則凡指終南以為太一者當在萬年不當在武功此又可審也而予於此又有見焉福地地肺皆道家言皇甫謐高士傳則曰四皓隱地肺山以待天下之定秦敗自匿於終南山也此又因炭谷有太一祠而借四皓以信道家之語也若夫南山首末則不止近在關中而已也西域傳曰于闐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則自于闐南山以至

長安之南山數千里相屬未嘗間斷此其所以俱名南山也李吉甫在元和間核關中終南山所歷而著諸郡縣自鄠鄠武功以至長安萬年每縣皆著終南且曰在縣之某方某方之幾里則南山之在關中者常相聯接其不謬矣而夫南山之行乎金城間者可以見其果與關中南山相接也是有迹狀不可誣也

南山四 終南

凡壤地相去絶遠而欲得其高甲之實者必以水準水

之所背必其地礙高而不可通流者也從其不可通流之始而求之則山勢高隔從何地而始雖越數百里以至千萬其里而皆可定矣積石河之南其水之大能并合枝流而北向以入于河者爲派凡二洮湟是也湟水出金城塞外而東北至金城允街縣乃入于河則是金城以西至允街之西北其南面皆有大山焉礙水正派而使之自鄯蘭以北入于河也此其在南礙水之山豈非南山之在鄯蘭者歟洮源在益州墊江縣西傾山之

背已而北行過壠山以至金城之枹罕縣乃始入河是自梁益西北以至正北而達于河水皆不能向南而行則凡在南礙水之山豈非南山之在隴西金城者歟故西域傳列叙南山首尾而知于闐南山東出金城者正用此為凖也若夫自金城而屬乎漢之南山則其序又有攷矣隴西於關中為西中有隴坻其在西一靣則能隔洮水使不能東既足以驗南山南峙之實矣隴山東靣則在關中關中之地有渭水焉自鳥鼠同穴以至長

安亘五六百里間凡其在南之水皆礙南山而北合乎渭以入于河則又足見隴山渭北之南其山岡脊不斷而與于闐之南山遠相連接者又可準水以驗矣於是會其終始則于闐南山為南山發迹之始而關中南山為南山東出之終其終始皆可據信也秦詩作於周世固已指關中南山以為終南矣所謂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者是也詩與漢史千載相望而其言具有本末知非班固臆說也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田肯曰秦得百二齊得十二其語簡隱故諸家之說紛然師古獨取蘇林其說曰百二者得百中之二是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以當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言得二十萬人則可當百萬人也予恐此說未然也肯謂百二也者言地據險而人力倍蓰得百矣則其力可二是得百人則其力倍之如二百人也即無二萬足當百萬之文也至謂齊得十二理亦猶是也言得十人而力

可二是十人可當二十人也亦無二十萬人可當百萬之文也肯之本語可復也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隔越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千里持戟百萬隔絶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詳其意指則秦得百二者言據此險阻得一百人則可敵二百人也若定其讀則當以得百爲一句而二焉自爲一句也是其所從以爲百二者也齊得十二者猶云得十人則

可當二十人也亦當以得十為一句而二焉自為一句則是得十而能二之其義自明也夫得百而二之以為二百與得十而二之以為十二皆言其人半而力可倍正一理矣而必更易其語如此詰屈者别有理也秦險之出國境遠矣自函谷以及潼關近八百里其右阻河其左並山兩面河山夾險敵来犯關也常在千里之外故能得百而二之以為二百其力可常也若夫齊亦有險矣然而地遠力分若未能踰其所恃之險則十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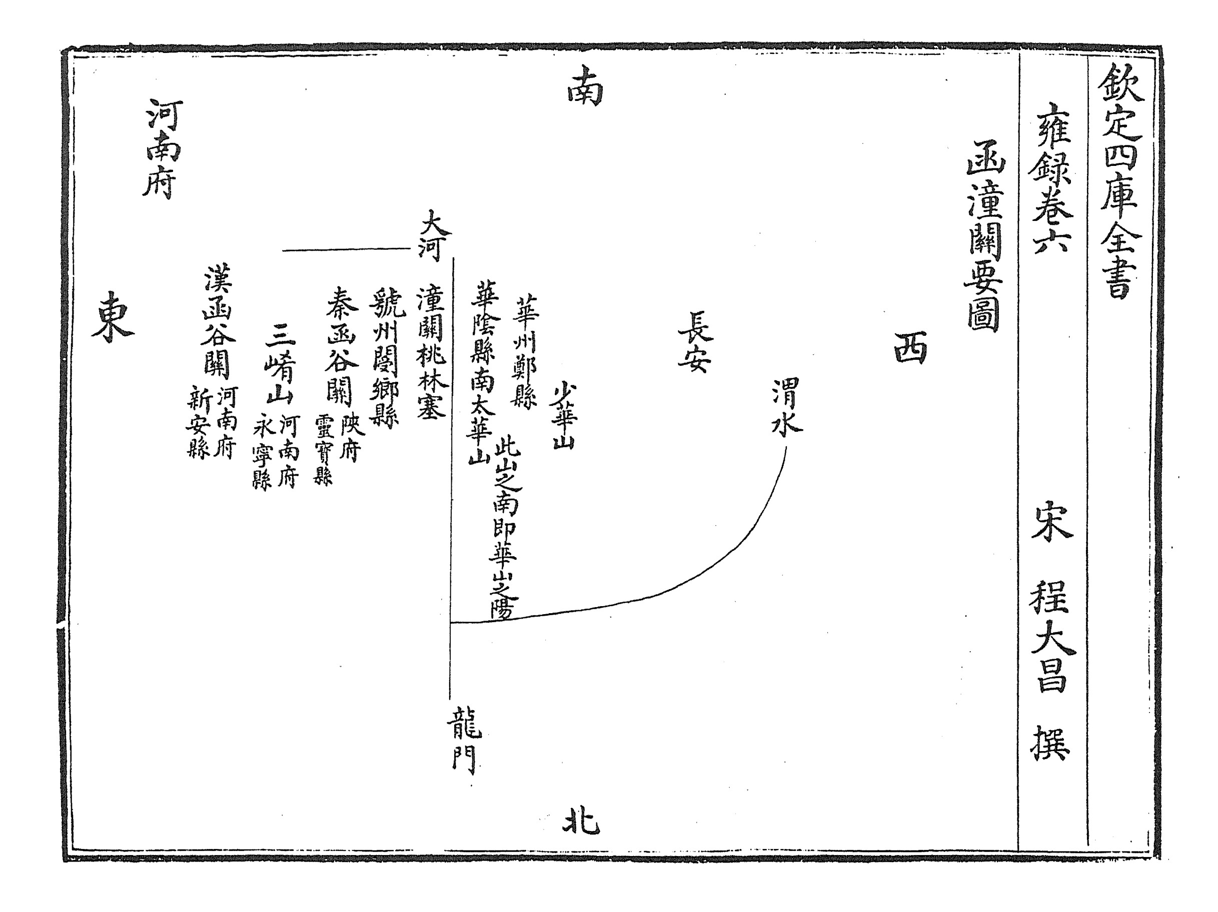
之力亦可倍之以為二十萬矣若敵人来犯已在千里之内則險阻已自不全故雖得十亦不能遽為二十之用也故秦中得百而二常在定險之内齊之得十而二則在敵未犯險之前此其分别險要而剖白言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可以易求也

雍録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雍録卷六

宋 程大昌 撰



自華至陜凡三關

河南府永寧縣西至京兆府二百里三崤山在縣北二十八里

河南府新安縣西至府界七十里漢函谷關在縣東一里虢州閿鄉桃原在縣東南十里

陜府靈寳縣在府西南七十五里秦函谷關在縣南十里

華州在長安東一百八十里治鄭縣少華山在縣東南

十里

華隂縣在華州東六十五里太華山在縣南八十里渭口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潼關在縣東北三十九里自華而號自號而陜自陜而河南中閒千朿里地古嘗立關塞者凡三所由長安東一百八十里出華州華隂縣外則唐潼關也自潼關東二百里至陜州靈寳縣則秦函谷關也自靈寳縣三百餘里至河南府新安縣則漢函谷關也諸家皆云八百里舉成數言之凡云關者明有門扉晨夜啓閉

禁東道路而於關之間別有古來嘗為扼塞者二桃林之塞一也殽山二也世遠事重複難以一見遽曉今枚別其地貴於可攷

秦函谷關

秦函谷關在唐陜州靈寶縣南十里靈寶縣者漢洪農縣也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故以為名其中劣通行路東西四十里絕岸壁立巖上栢林陰蔭谷中常不見日關去長安四百里日入則閉雞鳴則開東自殽山西至潼

津通名函谷實為天險

漢函谷關

漢函谷關在唐河南府新安縣之東一里葢漢世楊僕移秦函谷關而立之於此也以比秦舊則移東三百七十八里楊僕者宜陽縣人也漢武帝時數立大功以其家居宜陽宜陽者靈寳縣東其地即在秦函關之外矣僕恥其家不在關内乞移秦關而東之使關反在外武帝允焉僕自以其家僮築立關隘是為漢世函關自此

關移在河南府新安縣而秦關之在靈寳者廢矣縣東有南北塞垣即僕所築郭縁生云至今謂之新關

唐潼關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而太華山之北也太華在縣南八里通典曰本名衝關言河自龍門向南而流衝激華山之東故以為名後因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元和志哥舒翰軍敗引騎絶河還營至潼津収散卒即關西之潼水也元和志謂因潼水名關者是也曹大家賦

亦曰涉黄巷以濟潼則潼名古故有之至唐始於其地立關耳

桃林　華陽

春秋時晉侯使詹嘉處瑕守桃林之塞杜預曰桃林塞潼關是也三秦記曰塞在長安東四百里案元和志潼關在長安東正三百里若更增百里即爲虢之閿鄉矣不得云在潼關也志於閿鄉縣曰縣東南十里有桃原焉古之桃林周武王放牛之地也以此言之桃原爲桃

林雖去長安不啻四百里而方鄉為順可云應古矣而元和志於陜州靈寶縣則又有所謂桃林塞者焉葢元和一書其於桃林之名自始至此凡三變其地也一以為潼關一以為閿鄉一以為靈寶則三者竟孰是也志於靈寶又該為之説曰靈寶縣西至潼皆是桃林塞此其為説雖若泛漫而實有理也書著武王之事曰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葢桃林者武王嘗著放牛之迹後人展轉攀慕故一名而該地如此其多也既

有此名後人因而傳疑不敢改定故三地同分一名者不云羨溢也若夫華山之陽則在華州華隂縣南為甚明矣其於潼關不甚相逺然嘗思而求之塞以阨塞為義野以平曠為義函關之間凡數百里其中行路皆阨東河山狀皆數函故名之為塞如元和志所著桃原之地則在閿鄉縣南正在河山阨東之内則安得夷曠之地而名之為野也孔頴達引杜預語亦以桃林塞為在關矣且曰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

自生自死以示戰時牛馬不復服乘耳孔之此言深得事情之衷則雖桃林無野理亦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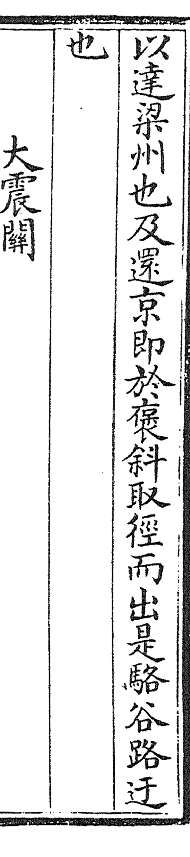
崤

三崤山又名嶔崟山春秋時秦將襲鄭蹇叔哭送其子曰晉人禦師必於崤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元和志曰自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東崤長阪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險不異東崤此之二崤皆在秦

關之東漢關之西

駱谷關

在盩厔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有路可通梁州漢世名為駱谷道魏少帝正始二年曹爽伐蜀自此道入甘露三年蜀將姜維圍長城由此路出武德四年高祖於此立關通梁州名駱谷關西抵興元府即梁州一百二十里德宗在奉天將幸梁州若由褒斜最為近便緣李楚琳方殺張鎰于鳳翔不敢由鳳翔入故東自駱谷入而轉西



以達梁州也及還京即於褒斜取徑而出是駱谷路迂也

大震關

在隴州西漢武至此遇雷震因以爲名代宗時吐蕃自此入寇帝遂倉卒幸陝以其廹近也

蕭關

在原州高平縣東南三十里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即此也神龍三年於隋它樓縣置蕭關縣特取古關名之

非漢蕭關地也

瓦亭關

在原州高平縣南即隴山北埀隗囂使牛邯守瓦亭即此也

青泥嶺 嶢關 嶢柳城

藍田縣即嶢柳城也嶢山在前又名嶢關亦名藍田關也杜甫漢陂詩曰水面月出藍田關也水經曰嶢柳城俗謂之青泥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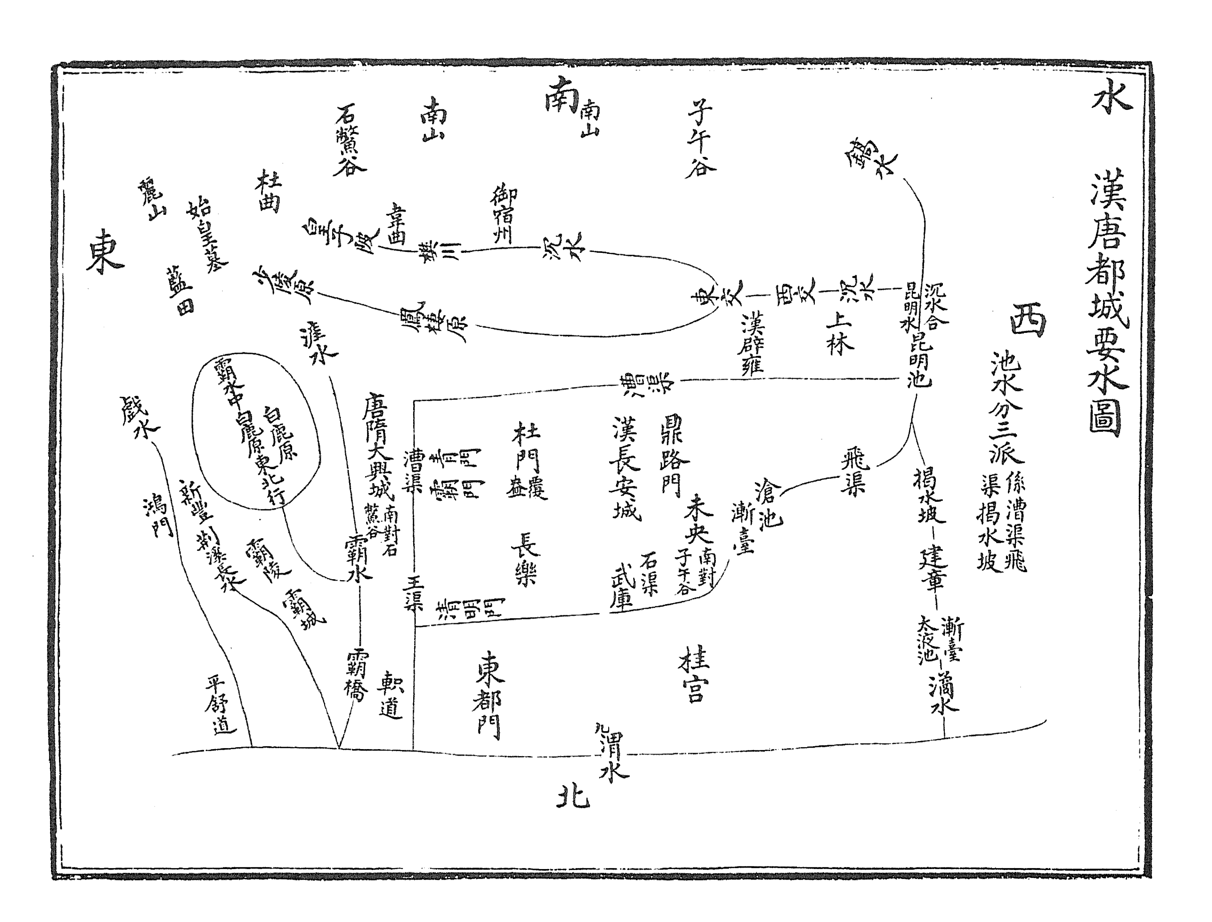
馬嵬

馬嵬故城在興平縣西北二十三里雍都西九十里城本是馬嵬築以避難馬嵬者姓名也有驛楊妃死于驛白居易詩曰西出都城百里餘

崆峒山

崆峒山在原州高平縣即笄頭山涇水之所發源也肅宗自靈武起兵而杜詩曰常思仗過崆峒者冀其自靈武西回也西回即徑此山矣按元和志隴山在隴州

州之北即靈州靈州即靈武也肅宗以天寶十五載七月即位靈武改元為至徳元年九月南回自原州入即崆峒在回鑾之地矣世間山名崆峒者多黄帝訪崆峒問道漢武帝踰隴登崆峒今贑州亦有崆峒皆同名也



水
漢唐都城要水圖
南
西
東
北
南山
南山
石鼈谷
子午谷
渭水

漢唐都城要水說

漢長安都城北據龍首山故子午谷正在南面遡午則背子矣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樊川御宿川氿水交水潏水也者原皆出子午谷子午谷正在都南則諸水遂宜徑北以入都城矣而皆向西以行直至昆明池正在城西乃始得折而之北者其避礙之地可攷也以吕圖求之少陵原鳳棲原橫據城南此即水皆礙高不得貫都之由矣雖龍首山自樊川入渭亦其礙高之一也至隋文

帝開皇三年開永安渠後則交水坑水皆入城入苑始不與漢世流派相應葢皆有堰壩之類壓而入之孟子所謂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是也王商傅商嘗穿城引豐水入第至正觀間又堰豐鎬以入昆明而二水於是乎斷流括地志韋堅堰渭為渠以漕而霸滻皆為廣運潭之所并奄若無記載則豐鎬滻霸存亡尚不可攷況於他哉

唐都城導水

唐以渠導水入城者三一曰龍首渠自城東南導滻至長樂坡釃為二渠其一北流入苑其一經通化門興慶宮自皇城入太極宮二曰永安渠導交水自大安坊西街入城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導水自大安坊東街入城由皇城入太極宮及至大明宮則在龍首山上水不可導矣大明宮之東有東苑即在龍首山盡處地既低下故東苑中有龍首池言其資龍首渠水以實池也

雍地四漆水 沮水在内

雍境漆沮其在後世地書名凡四出而實三派雍州富平縣石川河一也邠州新平縣漆水二也鳳翔府普潤縣漆水三也鄭白渠亦名沮漆四也四水之中惟石川河當爲禹貢沮漆而緜詩之謂自土沮漆者葢在岐不在邠也若鄭白亦分沮漆之名則誤矣今分三派而校辨之貴其不雜也

周漆沮 漢漆縣漆水唐普潤縣漆水新平縣漆水

緜之詩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言太王遷岐肇基王迹而文王有所緣藉也其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有沮有漆之地太王荒之而民命由之以生也生如玄鳥之能生商后稷之能生民也凡緜詩所指截自古公（即太王）遷岐為始曾無一語上及公劉在豳之初（古邠豳同詩及孟子可攷唐明皇嫌豳字與幽州字相亂直改豳為邠也）其文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言民命所生自遷岐之後有瓜瓞之緜緜不絕也下文亟及太王亶父即

不與公劉居豳之事一語相關也而惟鄭氏自出其意而曰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其世緜緜也學者不從詩之本文歸沮漆於亶父而從鄭氏之臆歸漆沮於公劉所謂寧道孔聖誤不言伏鄭非者非此類也耶自鄭注既行之後凡談詩而及漆沮者悉皆主本其說其實全無古據也按水經渭水自雍縣東下至岐山與岐水漆渠水會漢志扶風漆縣有漆水元和志曰普潤縣城西有漆水唐普潤縣即漢漆縣也志於邠州又曰漆水在麟遊縣麟遊縣漢杜陽縣也水經亦曰漆渠水在杜陽縣按漆杜地相並皆在鳳翔府北東水必通行

見者有疑故詳載使有攷三水大小相敵故渭力不能獨擅其名是以猶得名漆也此三水者東及周原之北岐山之南是為太王之邑故詩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而孟子亦曰邑乎岐山之下而居焉者也然則太王作邑之地山固名岐矣而其山南有水焉亦自名岐也水經岐漆渭三水同流而共一名則岐水之陽亦漆水之陽也故周頌曰猗歟漆沮潛有多魚毛氏釋之曰漆沮岐周之二水其說確也詩兼漆沮言之而諸書止言漆不言沮不敢強通且夫潛之致頌為

夫岐周之沮漆冬而有魚可薦春而有鮪可獻也是為土地所生自能備物故以薦先也則毛氏指漆沮以為岐周之水者兼有物産可證也若夫邠地之在岐北尚二百里藉使有水亦名漆沮而漆沮有魚可以致之宗廟然地之相去如此其遠其在冬薦猶或可用若當春獻則魚鱻皆為薧豈可用也以此理而測其遠近則知獻魚之漆沮當屬岐周而不屬邠土亦已明矣世人之於鄭說既不能本經以正其誤乃反屈經以信其語而元

和志又從而傅會之則其說愈實也若李吉父之誤則能證其所以矣漢志扶風漆縣嘗有漆水此之漆縣其疆境甚濶唐鳳翔之普潤暨邠州之新平其地本皆屬漆今從唐郡縣以求古地則公劉之邠自在邠州新平而太王之岐則在鳳翔之普潤故岐之與邠固皆同隸漢世漆縣矣然而漢志漆水特嘗一出無兩漆也元和志務合鄭說故遂分漢志一漆而著諸兩縣故普潤新平皆有漆水仍於新平明立之說曰漆水在縣西九里

西流注乎涇今鳳翔麟遊即普潤上流亦有漆水與此異也據志此言則不獨一漆分為兩漆而意指所向正謂邠州漆水應經而岐下漆水不與緜應也夫漢志但著一漆而吉父直以邠漆為漆不以岐漆為漆則酷信鄭玄之過也予詳求其所以而知其誤之所起乃敢明言也

禹貢漆沮石川河

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它皆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禹貢敘載渭水首末有敘可攷也曰導渭自

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則自渭原以至入河所謂沮漆者僅嘗一見而其水行之序又在灃涇之下則自灃涇而上凡後世名為沮漆者皆非禹世之所嘗名也今以漢唐郡言之豐之入渭在盩厔縣境鄠縣葢咸陽西南也涇之入渭在陽陵則又在咸陽之東矣漆沮入渭即石川河在漢馮翊之懐徳縣即唐同州之朝邑縣也朝邑又在陽陵東北三四百里也故予謂石川之沮漆可應禹貢者為其派序入渭在豐

涇之東全與經應也禹貢於雍嘗曰漆沮既從灃水攸同則漆沮之文嘗在灃派之上其水疑於在岐矣然可以知其不然者有類可驗也經曰弱水既西涇屬渭汭若以既之一語謂為記已然而啓未然則弱水未西其能越秦隴而亂涇渭乎故漆沮既從者下流既已附從則上流不壅灃水亦遂東行也謂禹貢無兩漆沮予言有本也

洛沮漆

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後始有洛水諸家皆言洛即漆沮今先分派以言貴於有辨所謂洛水者地理志曰源出北歸縣戎夷中今按其水自入塞後逕鄜坊同之三州乃始入渭孔安國輩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者是也漢懷德唐同州衙縣也亦朝邑縣所謂沮水者長安志曰自邠州東北來新平縣在邠州邠有涇水向陽陵入渭者在邠之南面而此沮水之名石川河者亦在邠州境内乃在東北面不與涇水同派也至華原縣南流乃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正派也所謂漆水者長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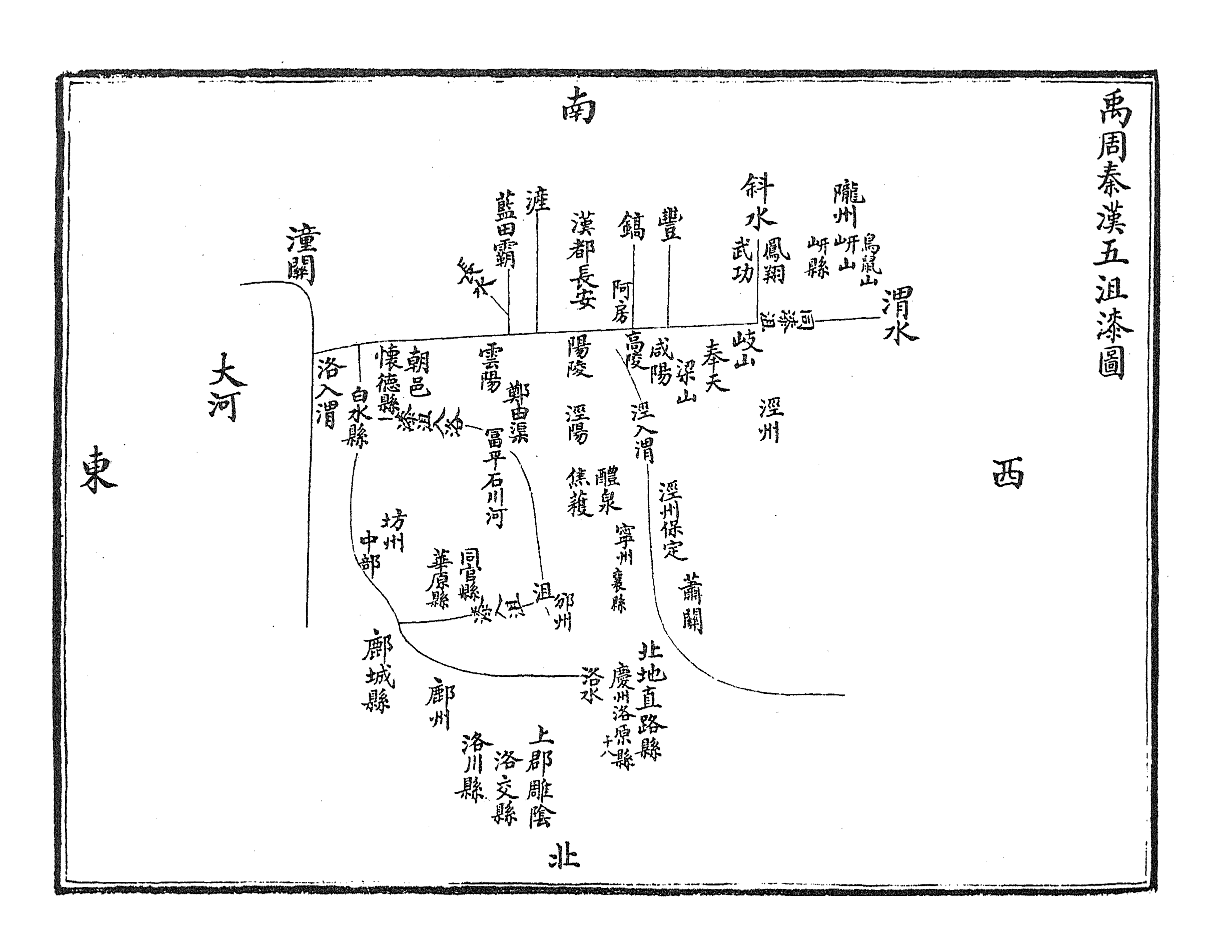
志曰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来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為合漆之地也此三水分合之詳也若槩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三名及其至白水縣則遂混為一流故自孔安國班固以後論著此水者皆指懐德入渭之水以為洛水而曰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洛之稱名不知起自何

世泰用鄭國鑿谷口渠史記已曰鑿涇注洛矣漢武帝用嚴熊言穿龍首渠自徵同州澄城縣以達商顔亦云引洛則洛名久出秦前矣若其立洛名而葢掩漆沮則難究其始也

總説

漆沮在雍名凡四出予雖派别言之今更為之圖以奠位置而其説易明矣緜詩潛頌之謂漆沮者普潤之漆水也太王文王之都在岐而普潤者岐地故也禹貢之

謂漆沮者即富平縣石川河至白水縣入洛而與洛水俱自朝邑入渭者是也以其派在涇下故也若本邠州雖有漆水而其地在邠邠乃公劉所都不與緜詩岐地相應又無派流與岐水相入則決知其不為緜詩之沮漆矣鄭白二渠自雲陽谷口東入石川河石川河既為漆沮故世亦誤認二渠以為沮漆者也而其可得而言者禹時未有鄭白二渠涇派之與石川河自隔仲巆二山安得而有沮漆之名也予故得以果決言之無疑也



禹周秦漢五沮漆圖
南
北
東
西
渭水
大河
潼關
灞
藍田霸
漢都長安
鎬
豐
斜水
隴州
岍山
烏鼠山
武功
鳳翔
岍縣
阿房
岐山
奉天
梁山
咸陽
高陵
陽陵
雲陽
朝邑
懷德縣
洛入渭
白水縣
鄭白渠
富平石川河
涇陽
涇入渭
涇州
醴泉
焦穫
涇州保定
寧州襄縣
蕭關
坊州
中部
華原縣
同官縣
沮
邠州
鄜城縣
鄜州
洛水
北地直路縣
慶州洛原縣
上郡雕陰
洛交縣
洛川縣

三渭橋

秦漢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者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為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四十里者為東渭橋也者不知始於何世矣自此三橋而外以船渡者十一處萬年渭橋長安三中橋嘉田五田家周夏聖六典載橋之用木為柱者凡三出而便橋中橋東橋柱皆用木也不知古來三橋之外别無跨渭之橋也耶抑其専舉雍地而

他不預也漢都城北横門外别有横橋者予初以為跨渭之數已而詳攷則黄圖嘗曰長安城下有池周繞廣三丈深二丈石橋各六丈與街等則此之横橋乃其跨池為橋者也池即城壕不跨渭也不在三橋之數也予惟中橋亦名横橋慮其淆混本制故具言之

便橋 通茂陵

武帝自作茂陵在渭北興平縣犬丘西南十里帝紀曰建元三年初作便門橋蘇林曰去長安四十里服虔曰在

長安西北茂陵東葢秦世已有中橋亦自可趨與平而
迂回難達故於城之西面南來第一門外對門剏橋以
便西往故此門一名便門而此橋遂名便橋亦曰便門
橋也便亦作平古平便字通師古曰當讀如本字葢以
經便為義其理長也元帝欲御樓船用薛廣德諫而舍
船從橋者正此地也顔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南西頭第
一門吕丞相長安圖則謂南面西頭第一門亦名便門
也顔吕二說葢同也至水經則曰西出南頭第一門名

韋門又名便門則與顔呂異矣今去古逺二説似難意定然有地望事情可以推求則水經謂為西頭南來第一門者是也葢茂陵在長安西北而便門在長安西面則於趍陵得以云便也元和志曰便門在長安西門便門與橋相對故號便橋則其理尤明也唐太宗即位之初頡利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太宗出玄武門苑北門可以西趍便橋以萬騎徑詣渭水上隔水與頡利語即日還宫乙酉車城西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太宗語蕭瑀曰當

請和時可汗獨在水西則橋在城西不在城南益可驗矣予故曰橋與長安西面章門相對者是也若夫呂氏謂爲南面之門者或因南門亦名便門而誤以南便門爲西便門焉耳其事爲所著則水經之說長也

中渭橋

秦宮殿多在咸陽咸陽渭北也至其阿房長樂宮則在渭南南北正隔渭水故長樂宮北有橋跨渭而長安咸陽始通是以亦名便橋也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

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葢指此之中橋而為若言也橋之廣至及六丈其柱之多至於七百五十約其地望即唐太極宫之西而太倉之北也長安志此橋舊止單名渭橋水經叙渭曰水上有梁謂之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為長安之西别有便門橋萬年縣之東更有東渭橋故不得不以中别也然漢張釋之傳曰文帝出中渭橋則似武帝之前已嘗冠中名於此橋矣而不然也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其説是也言文帝行半渭橋

而驚馬之人始出也此時未有東西兩橋不應命此為中也水經又名此橋為便門亦取其通渭南北往來皆便也非漢城西門之橋也

東渭橋在萬年縣北東

東渭橋在萬年縣北五十里霸水合渭之地奉天之亂劉德信入援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進屯此橋通鑑李西平於此屯兵亦以軍人就饟之故也其後自咸陽還軍仍駐東橋竟從此地以入長安也德宗有碑在橋側旌

褒西平尅復之功

蘭池宫

元和志咸陽縣東二十五里蘭池陂即秦之蘭池也始皇引水為池東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築為蓬萊山刻石為鯨魚長二百丈始皇微行遇盜于此漢於池北立縣號池陽縣諸家但言池陽在池水之北而不云池水之為何池故莫究其宿也予按咸陽之地别無池水能大於此故漢之池陽即秦蘭池之陽而秦之蘭池宫亦

並此池建宫也漢世亦有蘭池宫長安志別在周氏陂陂在咸陽縣東南三十里宫在陂南漢匈奴傳宣帝朝單于自甘泉宿池陽宫則恐所宿者秦宫耳為其宫在池北而漢宫乃在陂南也詳見單于朝漢下武帝之鑿昆明池刻石為鯨魚及牽牛織女正以秦之蘭池為則也池東西垠際至三百里之廣而水經所引漢志乃云不知其處而今之漢志又無此語不知水經據何而云也唐高祖時秦王出豳州禦突厥高祖餞之蘭池則或為周氏陂

南之宫也

皇子陂

在萬年縣西南二十五里周七里長安志曰秦葬皇子起冢於陂之北原故曰皇子陂隋文帝改爲永安陵杜甫詩曰天寒皇子陂或書皇爲黄誤也

樊川

在長安南杜縣之樊鄉也高帝以樊噲灌廢丘有功所謂封邑之於此故曰樊川即後寛川也又名御宿川水章郿也

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杜佑别墅在焉故裔孫牧目其文為樊川集也

昆明池 定昆池

昆明池漢武帝所鑿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臣瓚及西京雜記三輔黄圖所記皆同武帝欲通西域為昆明之所閉隔聞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鑿此池習水戰期以伐之中有樓船上建樓櫓又有戈船上施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旍葆麾葢照燭涯涘其始鑿也固以習戰久之乃為遊玩之地

耳三輔故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頃長安志曰今為民田今者唐世作圖經時也夫既可為民田則元非有水之地矣然則漢時於何取水也長安志引水經曰交水西至石堨武帝穿昆明池所造有石闥堰在縣西南三十二里則昆明之周三百餘頃者用此堰之水也交水即福水也經白上承樊川御宿諸水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可壅激以為都城之用於是並城疏别三派城内外皆賴之詳見三派下此地至漢仍在括地志曰豐鎬二水皆已堰入昆明池無復流派括地

志作於太宗之世則唐初仍自壅堰不廢至文宗而猶甞加濬也然則圖經之作當在文宗後故水竭而為田也中宗時安樂公主欲請昆明為已有帝以民資蒲魚不可其請公主遂别穿定昆池以勝之定昆池在長安縣西南十五里

滻水

滻原出藍田縣境之西暨稍北行至白鹿原西即趨大興城隋世自城外馬頭堰壅之向長樂坡即滻坂也在滻之西入

城西至萬年長安兩縣凡邑里宫禁苑囿多以此水為用夫長樂坡基高矣四面山巒皆見杜甫曰公子華筵地勢高秦川對酒平如掌者是也而長水尚可以堰入城者原高於城故也長樂坡本名滻坡隋文帝以坂反音同取其北對長樂而立為坡名以更之世人誤呼為龍首渠者即此渠也詳在龍首渠下直至霸陵乃始合霸又至新豐縣乃始同霸入渭其力比霸差小而與之對行故語霸者多舉滻而與之俱也

長水 長門亭 長門宫

漢城東二十里爲霸陵霸陵之西則滻水滻水至霸則已合霸霸又北流别有長水者水經所載凡有三派其末皆自白鹿原北入霸後因姚萇據有長安人爲萇諱故改此水以爲荆溪水因此失其本名雖以顔師古之博而亦不能是正故其注釋長水校尉則曰長水胡名也長安志曰又以源長爲義也皆因舊誤不能覺也按史記封禪書曰霸滻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

陽盡得比山川祠然則長之為名與涇渭配對則是元有其名非因胡騎及源長立義也郊祀志曰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立五帝壇如淳曰長門亭名也亭以門為名而非城門之門也或者古来嘗有阨塞在此其門道尚在如鴻門之門其斯以為門矣見鴻門下而夫門之以長為名也其必取之長水也以其地近故也文帝顧成廟在城外無宿館竇太主獻長門園武帝以為長門宮如淳曰園在長安城東陳皇后以妬廢處此宮

司馬相如所爲作賦者是也是皆實主園內之宮又皆並長門亭而立爲此名也水之因姚萇而改名荊溪也韋述兩京記實嘗言之矣宋次道長安志皆本圖經既不知長水別爲一水乃曰按長安城門無名長門者此乃誤認門名而求之城門也史記之紀文帝曰帝出長安門見五人於道則雖司馬遷亦誤認長門亭而爲長安城門矣故圖經誤並城門以求而漢都元無長安門也宋次道則知之矣其後自出其說廼曰荊溪本名長

水後避姚萇諱改名荆溪則韋述所著家既知之矣而兩存不立明辨故見者難遽明也

宜春苑　與曲江通

宜春之名漢史凡三出其實止為兩地有曰宜春苑者地屬下杜有曰宜春宮者即下杜苑中宮也皆秦𡚁也有曰宜春觀者則在鄠縣漢武帝之所造也雖三其名而實止兩地也東方朔傳曰武帝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上林賦曰息宜春師古曰宮名

在杜縣東即唐曲江也楊雄傳武帝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近下杜也史記秦紀曰子嬰葬二世杜南宜春苑司馬相如從武帝至長楊獵在盩厔還過宜春奏賦以哀二世其賦曰臨曲江之隑州望南山之參差師古曰曲岸之洲曲江也故賦末云弔二世持身之不謹兮墓蕪穢而不修也參數者言之則二世之所葬相如之所賦漢之曲洲唐之曲江皆此下杜之宜春也下杜即杜縣曲江宜春去杜縣近去下杜遠此凡及曲江宜春宮皆云下杜當是地屬下杜不屬杜陵耶其苑若宮皆秦

創而漢唐因之也至於宜春觀者則在長安之西鄠縣澇漢二水之旁上林故地也水經曰澇水逕漢宜春觀合漢陂入渭師古曰觀在鄠縣十道志曰漢武帝所造也又合此數語者而求之則宜春之觀在漢城之西秦上林苑中而下杜之宜春自在漢城東南其別甚明也說者誤以下杜之宮為鄠縣之觀則失之矣故師古於東方朔傳明辨之曰在鄠縣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其說極為允篤也貢禹傳元帝用

禹言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此則下杜之苑矣故揚雄傳曰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者即指元帝所罷之苑也既曰下苑則必別有上苑矣頗割三垂則彼之一垂尚包苑中也耶

唐曲江

唐曲江本秦隑州前已著說至漢為宣帝樂遊廟亦名樂遊苑亦名樂遊原基地最高四望寛敞兩京新記隋營京城宇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

居人坊巷而鑿之為池以厭勝之又會黄渠水自城外南来可以穿城而入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為芙蓉池且為芙蓉園也長安志 呂圖同劉餗小說曰園本古曲江文帝惡其名曲改名芙蓉為其水盛而芙蓉富也韓愈詩曰曲江千頃荷花淨平鋪紅蕖葢明鏡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後賜寧申岐薛王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即此祓禊帟幕雲布車馬填塞詞人樂飲歌詩兩京新記康駢劇談録曰曲江池本

秦時隑州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南即紫雲樓芙蓉苑西即杏園慈恩寺已上四地本皆曲江地詳在宜春苑下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于中和上巳節即錫宴臣僚會于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綵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爲盛觀長安志曰文宗太和九年發左右神策軍各一千五百人淘曲江修紫雲樓綵霞亭仍勅諸司如有力欲創置亭館者宜給與閑地任其營造先是鄭注言秦中有災宜以土工厭之加濬昆

明曲江二池帝又曾讀杜甫詩云江頭宫殿鎻千門遂思復昇平事而加脩𥿄焉予按此地在都城中固為空隙便於遊觀然亦縁黄渠可引故遊觀者樂之也於是紫雲樓在其南杏園慈恩寺在其西皆以此池之故也漢武帝時池周回六里餘黄圖唐周七里占地三十頃長安志又加展拓矣地在城東南昇道坊龍花寺之南

龍首渠

長安志於萬年縣既著龍首渠曰一名滻水渠矣因引

漢書曰穿渠得龍首故名龍首渠唐引滻水由都城東入長安界予按志此語凡渠勢曲折固皆得之而謂滻渠名龍首渠者誤也龍首渠者漢武帝所穿在同州商顔山下因穿地得龍骨乃立名以識而曰龍首渠也雍州居渭南同州居渭北無由可合為一而滻之一水史漢皆嘗志之但云有渠不云嘗得龍骨也則龍首名渠果何自也兩京道里記曰龍首渠開皇三年開鑿引滻北流入苑在長樂坡上堰近龍首即大明宮所據龍首

原也故以名之此其說是也六典隋大興城西據龍首原宇文愷營都之初謂橫坡六條可象乾爻者正龍首山之支脉也詳在龍首山下若夫此渠分漉為堰則在萬年縣龍首鄉馬頭堰而龍首鄉者在縣東十五里自此引漉從長樂坡入而分為兩枝西北以注入于苑也見長安志其渠之分滻入城行朱雀街東永嘉坊著之甚詳大明宮東苑有龍首殿皆受此水而承此名也故予得以主兩京道里所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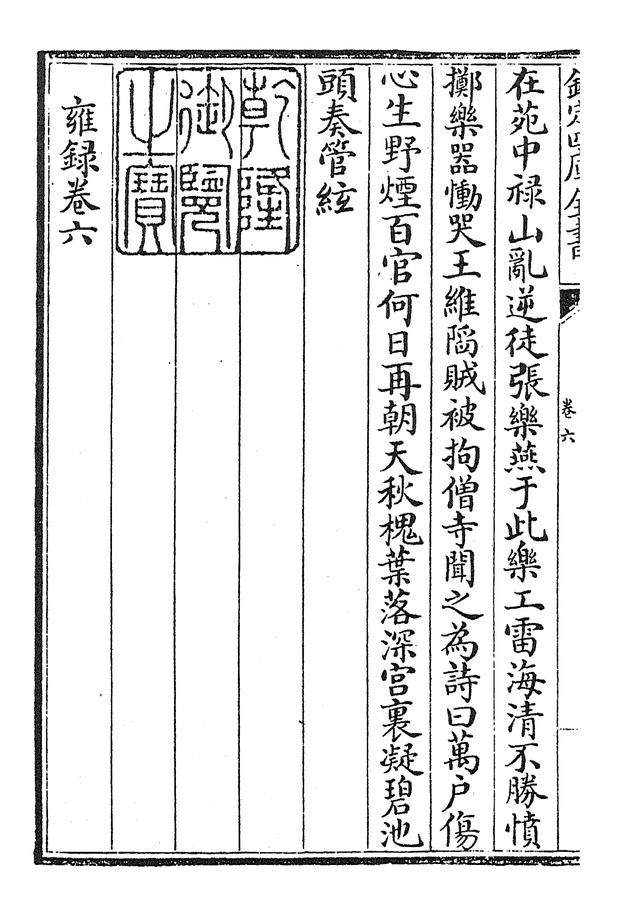
海池

太極宮有四海池分東西南北皆以海名夸其大也太宗六月四日舉事苑中高祖方游海池不知也則宫之與苑亦已逺矣

渼陂

在鄠縣西五里源出終南山有五味陂陂魚甚美因加水而以爲名其周一十四里北流入澇水即杜甫所賦渼陂也其曰水面月出藍田闗者嶢闗在其東南也

凝碧池



在苑中祿山亂逆徒張樂燕于此樂工雷海清不勝憤擲樂器慟哭王維陷賊被拘僧寺聞之為詩曰萬户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深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

雜錄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雍録卷八七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何延禮

雍錄卷七

宋 程大昌 撰

郡縣

新豐 昭應 臨潼

驪山在周為驪戎國即藍田山也晉獻公伐戎得驪姬入秦為驪邑至漢為新豐豐者高帝所生之邑也太上皇思豐欲東歸高帝放寫豐邑刱為此縣以樂之其枌榆里社街衢棟宇一如其舊仍徙豐人以實之不論男

女老幼既至各知屋室所莫雖鷄犬混放亦識其家焉

爲其自故豐而徙此故名新豐也唐爲慶山又爲昭應本朝爲臨潼唐

新豐縣在府東五十里凡自長安東出而趨潼關路必

由此故項羽東入其軍即駐鴻門也鴻門在縣東十九

里而漢新豐城在縣東十八里也漢文帝指新豐示慎

夫人而曰此走邯鄲路也言東出而向邯鄲此其趨東

之始也

蓮勺

宣帝紀帝數上下諸陵常困於蓮勺鹵中如淳曰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廣十餘里其鄉人名為鹵中蓮勺音輦灼師古曰如說是也鹵者鹹地也今在櫟陽縣東其鄉人謂為鹵鹽池也按此所言則漢蓮勺縣者唐之下邽縣也元和志曰下邽東二十三里有蓮勺故城張禹本河内人徙家蓮勺長安志曰當在下邽不當在蒲城也

地名

豳

邠州三水縣有古豳城不窋之孫公劉自慶州南入而邑於此篤公劉之詩曰于豳斯館又曰豳居允荒是皆公劉刱邑之文也史記謂公劉子慶節立國於豳此誤也遷紀公劉度渭取財以建其邑即本詩之涉渭而取厲鍛者矣則豳之荒始已屬公劉之世何待其子慶節乃始建立也耶元和志既指邠州爲公劉所居又指寧州爲公劉之邑則是本祖史記而不嘗參省詩語也邠

州北境即寧之南境本同一州固可通言若質以唐制則邠邑在邠州新平縣非慶州也邠在隋爲豳州至開元例改古文以豳邠字同詔古豳字直書爲邠即漢扶風之漆縣也

洽陽莘

詩大明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漢志郃陽應劭曰在郃水之陽師古曰郃音

合即大雅在洽之陽也元和志曰同州夏陽縣南有莘城即古莘國文王妃太姒即此國之女也郃陽亦同州屬縣也縣在郃水之陽郃水則水經之謂瀵水者也别爲一派東流注河不入于渭

畢陌

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岐周既爲一地則畢郢之名設嘗兩出亦當同在一地矣書曰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則單言葬畢不云畢郢也畢之爲地或云在渭

之北或云在渭之南其主渭北者則漢劉向言文武周公葬於畢而師古釋之曰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長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陽矣故元和志曰咸陽縣治畢原也此皆以畢爲在渭北者矣至其命爲渭南者皇覽曰文武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又曰秦武王冢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者非也周文冢在杜中按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於唐長安縣爲東南二十里此說而果不謬則畢

又在渭南也予於是取此數說者而參求之長安有畢陌咸陽又有畢原則原之爲地亘渭南北有之故古記於畢皆著文武葬地者因畢名兩出而亦兩傳也此其誤之所起也若以人情言之文都豐武都鎬豐鎬與杜相屬則皇覽謂文王葬於渭南者其理順也文王旣葬渭南則周公葬畢必附文墓矣劉向傳臣瓚引汲郡古文爲據曰畢西於豐三十里則地爲渭南甚明安陵有大冢皇覽明指其爲秦文王墓安陵在咸陽則渭北之文冢

其不爲周文而爲秦文亦可據矣又唐令狐亘疏曰周武葬於畢陌無丘隴之處則武王所葬確在畢陌又可據矣若夫郢之一地尤難究的安陵有程地者伯休父於此得姓焉或以孟子之畢郢爲安陵之畢程故人多信之然其理不然也河南亦有上程聚蓋伯休父族世之在安陵者隨平王遷洛而聚居此地也則程自爲程元不爲郢安得謂畢爲程耶設使程可名郢郢在渭北不與渭南鎬聚相屬自無由兼稱畢郢也至於畢原也

者語出左氏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是文王四子分封
四國而爲四侯者也畢之與原既非一國則畢原之語
必因其地有原名畢故名之以爲畢原而夫原畢兩國
未必同在此地也通元和一志皆李吉甫爲之而周公
之墓亦遂兩出一云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一云在
咸陽縣北十三里則是自相殊異可以見其不的矣予
故知其展轉生誤皆起於畢名之兩出也

焦穫

六月之詩曰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孔疏曰涇陽涇水之北也長安志曰焦穫澤在涇陽縣北亦名瓠同讀也爾雅十藪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縣瓠口也鄭國鑿涇水自仲山西邸瓠口是也涇陽即池陽也池陽南至豐鎬僅六七十里而玁狁居焉安整無畏則其侵入已深而驕肆已甚矣且又旁侵鎬方以及涇陽則雖六月而遂北伐何可緩也此之爲鎬别是一地非鎬京之鎬詩之下文謂吉父來歸自鎬而曰我行永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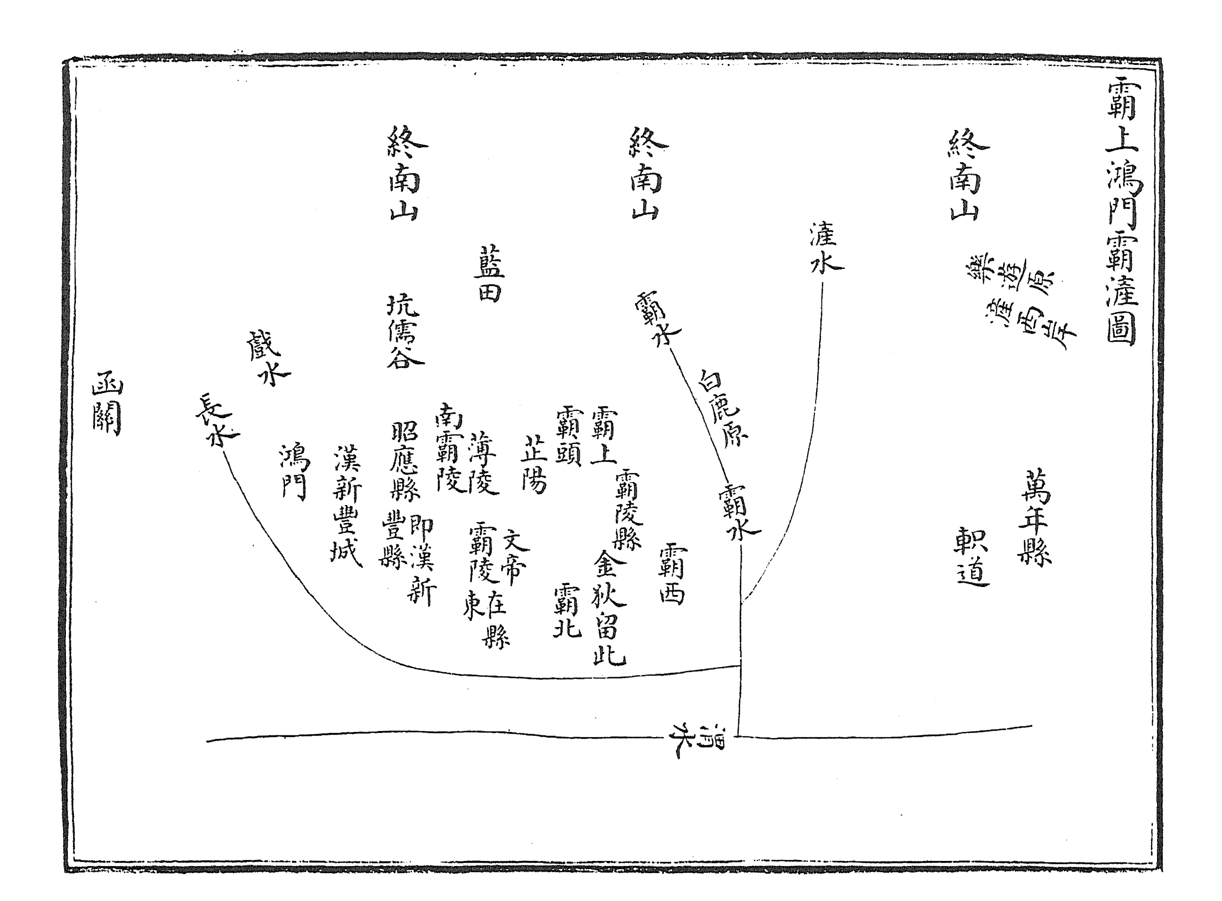
此則外次於鎬而方得來歸之辭也若元在鎬京則固不得謂我行永久矣況夫鎬也方也正爲京邑亦不容玁狁侵及乎此也

谷口

在雲陽縣西四十里鄭朴字子真隱於此楊子曰谷口鄭子眞耕於巖石之下而名震於京師即鄭白渠出山之處

杜郵

在咸陽縣東二十里即秦之杜郵白起賜死於此



霸上鴻門霸滻圖
終南山
終南山
終南山
滻水
樂遊原
滻西岸
藍田
霸水
抗儒谷
戲水
白鹿原
函關
長水
南霸陵
霸頭
霸上
鴻門
昭應縣
薄陵
芷陽
漢新豐城
霸陵縣
霸水
萬年縣
即漢新豐縣
文帝霸陵東在縣
金狄留此
霸西
軹道
霸北
渭水

霸水雜名一 滋 滻 霸城 芷陽 霸上 霸頭 霸西 霸北 霸陵

霸水出商州上洛縣西北行至藍田縣境始出谷谷即驪山之口亦名藍田山也本名滋水秦穆公改名爲霸以章已之伯功水至萬年縣東二十里或云二十五里或云三十里或云在東南皆是也此水源長占方面多也滻水始自左方來順水北向而命其方是爲合霸之地也水經曰新豐縣西五十里爲霸城城西十里爲霸水水西二十里爲長安城其地里甚明也繫地說事者止云霸水不復及滻蓋霸已包滻故也此地最

爲長安衝要凡自西東兩方而入出崤潼兩關者路必由之其繫事多故名稱尤雜予於是率其最而言之凡霸城芷陽霸上霸頭霸西霸北霸陵縣相去皆不踰三二十里地皆在白鹿原上以其霸水自原而來故皆繫霸爲名也别而言之則霸上云者爲其正岸霸水也故既名上霸亦名霸頭也漢書顔注云霸城也者秦穆公之所嘗城又名芷陽也郡國志曰秦襄公葬芷陽予求之史記秦紀則惠文公四十一年固嘗即之以葬悼太子矣

明年又葬宣太后矣而莊襄二王古皆不記葬處故疑襄王不葬此地也以其悼宣兩墓在焉而漢世文帝霸陵又適在此故世人誤取文帝之陵以名秦之霸城也秦時未名此地為陵也高帝入關之初駐軍於此史書其地止名霸上不名霸陵則可驗矣

霸水雜名二 嶢關 蕢山 軹道 戲水 鴻門 霸門

高帝入關之路自南陽鄧州入武關商州而叩嶢關踰蕢山則藍田縣正為來路已而自南徂北至霸上立屯故其

屯在長安正東也秦王子嬰出降軹道者在長安城東十三里也高帝軍至霸上則遂度霸水西向以趨咸陽子嬰自咸陽迎降是從中渭橋度渭至長安東北而遇漢軍故軹道爲降漢之地也子嬰已降高帝西入咸陽欲遂止居之因樊噲諫乃始還軍霸上而閉關以絶山東入雍之路項羽在河北聞之遂以黥布輩東上破關而入屯軍於戲則自正東而來也戲水在新豐縣東二十五里羽之既至戲水也欲攻高帝項伯夜馳以告仍又夜馳以去

高帝詰朝自往會羽則羽時已踰戲而在鴻門矣鴻門也者麗山之北十里而新豐之東十九里也地有阪横亘大道而中鑿隧路以爲門徑故曰鴻門也其迹尚在不知何世立此關隘也郭緣生從劉裕入長安記其所聞名述征記緣生或云延生其語轉耳實一人也緣生道聽塗說不及詳審乃曰高帝自霸門而至鴻門夫霸門者長安城東面三門從東來第一門也即邵平種瓜之青門也黃圖若自霸門至鴻門則項伯夜往夜來當爲

百里而遥無是理也此之霸門也者當爲霸城縣門也霸城縣文帝以後始名霸陵縣距新豐五十里新豐東距鴻門十九里故項伯往返得在一夕之内也水經詳辨郭生傳聞之誤以此也

霸水雜名三　白鹿原　臨厠　南陵

霸水行乎白鹿原上其地高可以遠眺故高帝資其形勢而置軍此地至於文帝則生既樂之没亦葬焉皆一地也文帝嘗臨厠而有感於北山之石邯鄲之路者面

北以言也厠之爲義韋昭曰夾二水而臨其岸也二水長水也時滻水已入霸久矣霸水

愼夫人家邯鄲邯鄲河北也出關而趨河北必自新豐故文帝指之以示夫人而曰此秦邯鄲道也北山者渭北之山如九嵕之類皆是也故此所言皆從霸上北望而言也文帝又嘗欲馳車下霸西峻阪因袁盎致諫而止此之峻阪即白鹿原之西披也文帝意樂其地遂即霸上立陵以爲霸陵也陵後又置縣是爲霸陵縣也秦之霸城固亦隸漢之霸陵縣境而漢陵

在縣東南十里不與霸上並陽同為一地也薄后不祔高陵而葬於文陵東南二十里亦仍霸陵之名故又加南以別之是為南霸陵也

霸水雜名四　白鹿原

白鹿原者自南山分枝而下行乎藍田縣以及漢城之東長安志曰原接南山西北入萬年界抵滻水其東西可十五里南北可二十里也長安志曰霸水在萬年縣東二十一里自藍田縣來合滻北入渭又曰文帝霸陵

薄太后陵皆在白鹿原上予合此數說而求之則白鹿原者南山之麓坡陁爲原自藍田縣東而北入萬年縣者也滻水源低故行乎此原西北隅之外霸水所從來者高故能中原爲道而行乎原上也文帝之與薄后二陵皆在原上周宣時嘗有白鹿焉故原以爲名也或曰平王霸上霸城之類皆在此原之上詳見霸水雜名下文帝臨廁則在霸長兩水之間故曰臨廁也此白鹿原川途面勢之詳也吕后祓霸上爲蒼犬所檝即東都門外霸水之上

矣黄圖曰在長安也霸水有橋至王莽時灾莽文之曰天以絶滅霸駮之橋黄圖謂跨水爲橋也長安志曰橋隋開皇三年造至唐遂爲南北兩橋蓋隋唐因舊而增益之耳非剏也唐人語曰詩思在霸橋風雪中蓋出都而野此其始也故取以言詩也霸有亭亭有尉李廣爲亭尉所呵止在此廣時屛居藍田南山下此亭即其獵而旋歸之路也

軹道

軹道亭名也即秦王子嬰降沛公處在漢長安城東十三里東都門外也長安東面三門此為北來第一門也自長安而出東都必由此門故西都之地而有門標以東都也猶汴京東門名曹門而臨安餘杭門外有湖州市也漢書曰有白蛾飛自東都門經軹道入内苑則東都門名前漢已有之矣東都云者其殆仍周也耶

少陵原

在長安縣南四十里漢宣帝陵在杜陵縣許后葬杜陵

南園許后傳師古曰即今謂小陵者也去杜陵十八里它書皆作少陵杜甫家焉故自稱杜陵老亦曰少陵也

渭城

漢世凡東出函潼必自霸陵始故贈行者於此折柳爲別也李白詞曰年年柳色霸陵傷別也王維之詩曰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葢援霸橋折柳事而致之渭城也渭城者咸陽縣之東境也唐世多事西域故行役之極乎西

境者以出陽關爲言也既渡渭以及渭城則夫西北向而趣玉門陽關者皆由此始故維詩隨地紀别而曰渭城陽關其實用霸橋折柳故事也

蝦蟇陵

在萬年縣南六里韋述西京記云本董仲舒墓李肇國史補曰武帝幸宜春苑唐芙蓉園每至此下馬時謂之下馬陵歲遠訛爲蝦蟇陵也

平舒

平舒道中是山鬼預言祖龍死處地葢在華陰縣也其言遺鎬池君者指上林周武故都言之也十道志誤認其語遂著鎬池於華陰則失之矣凡地名訛誤所起皆類此也

上雍

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僕迫季冬從上上雍雍鳳翔府天興縣也在漢爲右扶風雍縣也其曰上者自下升高之辭也四面高曰雍又四望不見四方是之謂雍故漢事

凡及幸雍悉云上雍也漢初未有南北郊惟雍縣有四畤高帝又立北畤詳見後五畤故文帝十五年四月幸雍始郊見五帝景武宣元皆循之又會秦之離宮多在雍鄠之間故諸帝亦時時往幸也成帝建始中罷雍五畤始祀天地於長安南北郊則前乎此者皆以雍畤為郊丘也則宜人主上雍者數也

秦漢五畤

西畤

秦襄公始爲諸侯居西自以爲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畤者峙土爲高也即壇也

鄜畤

自襄公以後十四年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夢黄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山坂爲衍作鄜畤唐鄜州義取諸此而鄜州之地不在此也

上畤下畤

文公後二百十五年靈公於吳陽作上畤以祭黄帝作

下時以祭炎帝

北時

北時漢高帝所立帝入關問秦故時上帝祀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帝曰吾聞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已而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廼立黑帝祠名曰北帝

右五時 秦四 漢一

漢世文景而下凡帝紀書幸雍祠五時者皆此之五時

也別有四時不在五時之數

武時好時

武時好時在雍縣旁之吳陽此二時者不知何世所造參求其地即靈公所立上時下時正在吳陽也靈公既立上下兩時則昔之武時好時不在五時之數矣

畦時

獻公作祠白帝言其時如畦畛也

密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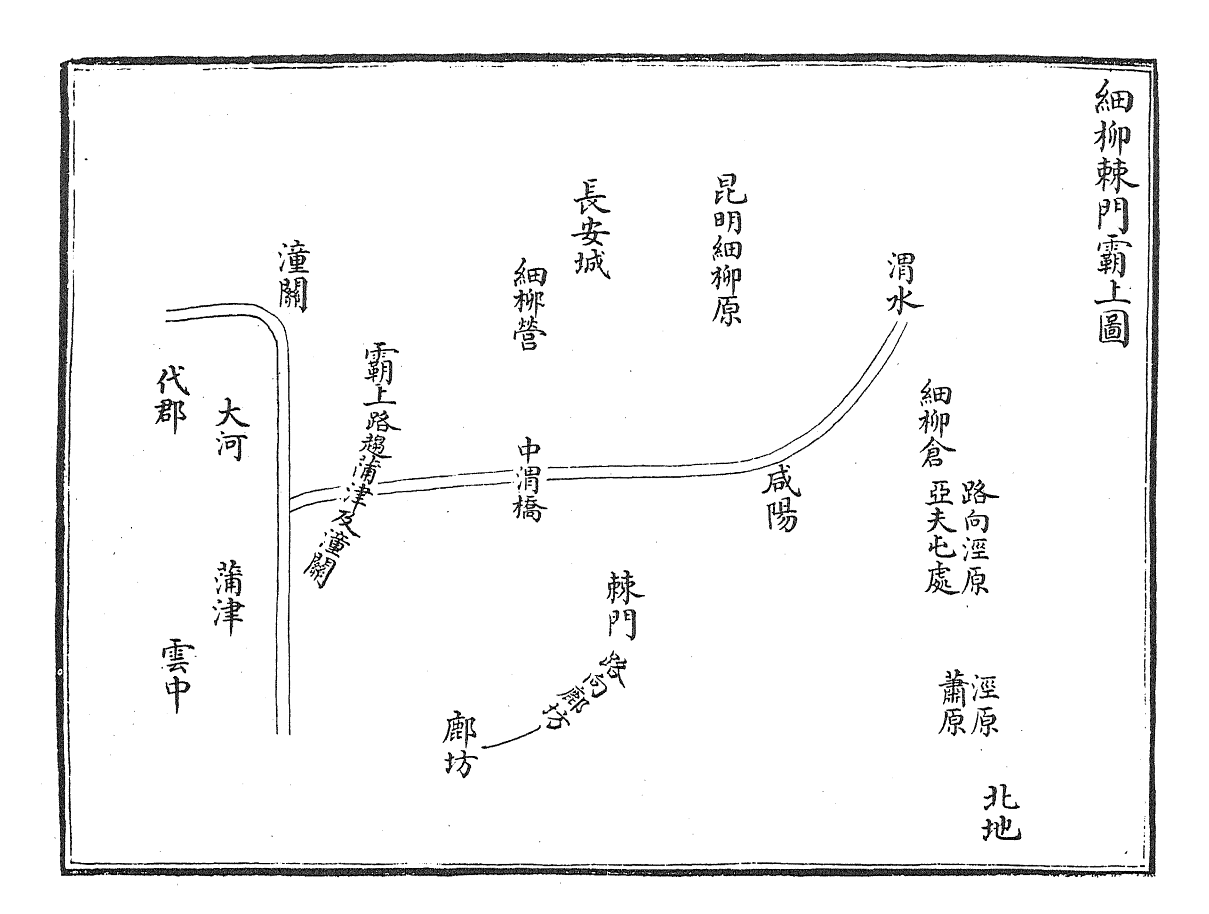
宣公作在渭南祭青帝不在雍也

泰畤

武紀元鼎五年幸雍祠五畤遂踰隴登崆峒而還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於甘泉天子親郊見之此之泰畤即郊祀志所謂一壇三陔而五帝壇各以其方環居其下者也亦匡衡所謂紫壇八觚五帝壇周環其下者也按志武帝初立此壇以祠泰一其時未名泰畤也既祠晝夜皆有神光遂采用太史談之說就立此壇以

爲泰畤非更築也自有此之泰畤以後雍之五畤仍前間祀不廢然而五畤非泰畤之比矣五畤則每畤各祠一帝泰畤則立三陔以臨五帝其大小不侔矣故自宣元之世有事泰畤尤勤也大駕八十一乘公卿奉引惟甘泉泰畤用之他雖大祠如雍地五畤特用法駕耳則又可以因禮物大小而別其祠之大小矣五畤各置一尉百官表使專其事每畤皆置饔官宰祝令丞則敬之之甚矣凡其爲此者自成帝以前長安都城内外未有南

北郊則北之爲時即古圜丘也及成帝用匡衡說謂五時不在帝都義不應古遂盡罷廢之而祀天地於南郊凡五時泰時汾陰后土祠自此皆廢尋又變議或復或廢互相詆斥然予以爲匡衡之說是也曰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也孝武居甘泉故即之以祭今常幸長安郊乃反北之大陰甘泉在長安北與古不應宜徙居長安此其說合古而協理可尚也


細柳棘門霸上圖
渭水
昆明細柳原
長安城
細柳營
潼關
霸上路趨蒲津及潼關
代郡
大河
中渭橋
咸陽
細柳倉
路向涇原
亞夫屯處
棘門
路向鄜坊
鄜坊
涇原
蕭原
北地
蒲津
雲中

說棘門 細柳
霸上

漢文紀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中大夫令免屯飛狐在代郡蘇意屯句注在鴈門張武屯北地原州蕭關爲北地要處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葢飛狐句注北地之三將軍禦胡者也故軍於三邊細柳棘門霸上三將軍備胡者也故環列都城之三面也細柳倉名也在長安之西渭水之北亞夫軍於此倉也黄圖十道志所載皆同水經曰棘門在渭北秦闕門也霸上即霸

水之上也以方鄉求之近城三將軍屯次其於備胡之路皆有方面可言也棘門在渭水之北其路可以東北向而趨鄜坊鄜坊又北則古雲中地與之隔河相當也細柳在咸陽之西其路可以西北向而趨涇原涇原西北即靈夏朔方矣若夫霸上也者東距潼關北望蒲關又皆代郡太原寇可犯雍之路也其曰次者初行頓舍之名若寇來稍迫則遂進前不容長屯此地也故予得以知三將軍之爲備外而霸上棘門細柳之爲備内也

元和志嘗采諸家說細柳者而折衷其宿矣曰萬年縣東北三十里有細柳營相傳云亞夫屯軍處今按亞夫屯在咸陽西南二十里又曰細柳原在長安縣西北十三里非亞夫營也又曰細柳倉在咸陽縣西南十五里漢舊倉也周亞夫次細柳即此是也張揖云在昆明池南恐爲疎遠也凡志之此語正與十道志合的可據矣而理又可推也昆明池之有細柳原也名雖與亞夫營同然而昆明在長安都城之西渭水之南自古以供游

燕未過便橋也此時方出師備胡無由次於渭南非要之地也若夫棘門也者十道志以爲在青綺門外則明誤矣青門者長安城之東門從南數來第一門也劉禮既屯霸上則城之東面已有禮矣不應徐厲又次東面也黄圖曰棘門在横門外横音光横門者長安城北門渭水之南也夫既使之備胡亦不應不度渭水而並城立屯也故長安志曰棘門在咸陽縣東北十八里本秦之闕門其說是也況班固所記在匈奴傳者則尤詳矣曰

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栁渭北棘門霸上此其立文葢三將軍軍長安之西者其地實爲細栁而其軍於渭北者是爲棘門也細栁棘門著地而霸上不地者霸上據要而名顯不必察察言也顔師古於此亦自誤讀遂以軍長安細栁渭北爲句故并其地而迷其方也此一役也文帝屈已以信亞夫萬世高之故予詳求其說使有攷也

單于朝渭上圖

雍州
咸陽縣
渭橋
長平坂
長平觀
涇陽縣
即池陽縣
池陽宮
焦穫
涇水
去長安三百里
甘泉山宮在山上
秦林光宮
車箱坂
中山
晏温
小仲山
雲陽縣
嶻嶭山

單于朝渭上圖説

漢紀曰甘露三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㹪來朝有司道單于先行就邸於長安上自甘泉宿池陽宫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宫饗賜單于二月罷歸居於幕南光禄城郅支單于由此遠遁匈奴傳曰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至是朝甘泉宫賜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

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宫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羣臣及諸蠻夷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稱萬歲

右以紀傳參而求之則宣帝因幸甘泉郊泰時而呼韓邪單于以此年正月入五原塞朝甘泉宫朝已又受賜畢有司乃始先道單于望長安南行未達長安間宣帝已自甘泉還都宿於池陽宫宿已迤邐望長安南行至長平坂此時單于之就邸者尚在道未達

長安故遂於長平坂迎謁見帝雖不受單于拜見師古曰不拜見也而他蠻夷君長皆迎呼萬歲于渭橋之側也單于自此始往長安就邸就邸已乃受燕饗于建章宫而罷還許之居於幕南不入幕也五原塞者在唐為豐州也甘泉在長安北單于自豐州入塞由靈鹽路先達甘泉故其朝遂在甘泉也如淳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即今所謂睦城坂也再以南北方

向第而求之則自甘泉而南爲池陽池陽南原之阪
是爲長平阪阪上有長平觀在渭橋之北故宣帝登
長平阪而單于迎謁於此及登渭橋而蠻夷君長皆
稱萬歲也單于此朝雖在甘露年中而其摧挫震疊
實屬武帝之世凡渭上此禮爲萬世中國生氣故詳
辨而圖之

杜縣地名圖

南

西

東

北

東杜

彪池南

鎬 文王周公葬

秦杜縣 杜伯國杜伯冢 漢改名下杜

唐安化門

漢長安城

唐長安縣

唐太極宮 即西內

唐萬年縣

少陵原 漢鴻固陂

曲江 秦宮洲 宜春苑

杜陵縣 宣帝陵本曰杜東原

終南

漢藍田縣

樂遊廟

樂遊原

滻水

長樂坡 即隋滻

說
鄠杜 杜伯國 秦杜縣 東原 下杜 杜門 杜陵 少陵 宜春下苑 曲江 芙蓉園 樂遊原 秦川 樂遊苑 樂遊廟

杜縣與五代都城謹相並附故古事著迹此地者多也語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以其迫近帝都也今循杜縣地望從西及東以次言之庶其有倫也縣境西抵鄠縣東抵藍田故宣帝微時上下諸陵尤愛鄠杜之間杜即杜縣也鄠即鄠縣也境之最西抵鎬鎬之東爲東杜自鎬觀杜則杜在鎬東即彪池上流也彪池之北即鎬也皇覽曰文

王周公皆葬于畢畢鎬東之杜縣也鎬池之東於唐為長安縣南杜在縣南十五里則周杜伯國也秦武公滅杜以杜國為杜縣縣之東有原名為東原宣帝以為已陵故東原之地遂為杜陵縣也既有杜陵縣則名稱與杜縣相混則遂改杜縣為下杜以别之或言杜縣之東有杜原而此之下杜在其下方故以杜名此全不審也凡世之名地而分上下者以水之上游下流而言之也中國之水萬折必東故東地常居西地之下流今杜縣正在杜

陵之西而反爲杜原下流者南山凡水皆礙東地之高而皆西向豐鎬以行故杜陵遂爲杜縣上流而杜縣反名下杜也杜縣之北即漢都城之覆盎門矣故此門一名杜門本是杜縣地也杜門即青門也在漢都城爲東面南來第一門即邵平種瓜之地也宣帝既建杜陵又即縣南四十里葬許后故其地又號少陵原也詳見少陵下凡宜春下苑皆少陵地也其地亦爲曲江曲江之北又爲樂遊原及樂遊苑及漢宣帝樂遊廟也廟至唐世基迹尚存

與唐之曲江芙蓉園芙蓉池皆相並也宇文愷爲隋營大興城以京城東南地高不便故於城之東南存一坊穿芙蓉池以厭勝之杜甫樂遊園詩曰公子華筵地勢高秦川對酒平如掌秦川即樊川也坐中得見秦川則可知其高矣三秦記凡此皆古事之在杜境而推方可圖者也

通化門滻坂　長樂坡

唐都城外郭東面三門在最北者爲通化門德宗嘗御

此門親迎御書章敬寺額裴度赴蔡州憲宗送度于此

李晟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光泰門在通化門北小城之東

門門東七里有長樂坡下臨滻水本名滻阪隋文帝惡其名音與反同故改阪爲坡自其北可望漢長樂宫故名長樂坡也

輞谷

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王維别墅在焉本宋之問别圃也

陳濤斜

肅宗至德元年九月上在彭原房琯請萬人收兩京分爲三軍南軍自宜壽入中軍自武功入北軍自奉天入琯身爲先鋒十月次便橋中軍北軍先遇賊戰於陳濤斜王師敗績癸卯琯以南軍戰又不利按陳濤斜在咸陽也李晟自東渭橋移軍西上與李懷光會于咸陽陳濤斜者是也未戰陳濤斜時琯已先至便橋據要既敗又爲中人所促幷與南軍而敗者人事失之也

韋曲杜曲薛曲

薛繪宅在勝業坊兄弟子姪數十人同居一曲姻黨清華冠冕茂盛人謂之薛曲呂圖韋曲在明德門外韋后家在此蓋皇子陂之西也所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者也杜曲在啓夏門外向西即少陵原也杜甫詩曰杜曲花光濃似酒

坑儒谷

谷在昭應縣三百里衛宏曰秦既焚書患若天下不從

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坑谷中温處瓜實成詔諸博士諸生說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爲伏機諸生方相難不决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無聲唐先名此地閔儒鄉天寳中改爲旌儒廟廟在昭應則以衞宏之說爲信也按史記始皇紀盧生及咸陽諸生竊議其失始皇聞之使御史案問而諸生中七百餘人悉受抗於咸陽其地不在昭慶也昭慶渭南也咸陽渭北也地望不同豈昭應谷中七百人者

自爲一戮而咸陽四百六十人者别爲一戮耶然當以秦紀爲正如議瓜之説似太詭巧始皇剛暴自是其有違已非今者直自阬之不待設詭也

豹林谷

在長安縣近子午谷本朝种放隱此

雍録卷七